





# 家庭革命記

(之宜)

吾及仲君少負大志、性剛強不羈、家故貧、僅堪溫飽、年及笄齡、乃父即卜納于王氏爲童養媳、王女學藝綽約、性頗溫柔、雖蓬門弱女、未習禮義、而大生淑雅、有大家風、居恆助姑操作、雖至勞亦勿辭、是以爲翁姑所喜、心竊喜之、兩時情愫才開、腹胸尚舊疾、對於此輩、未嘗有拒色、及反、竟反海上、感受歐化、爲新潮流所激、遂不悅於斯女、而萌志焉、一暮家庭寧命、亦由是而始矣、父探知厥故、

何不悅、且吾說此女極佳、當慶賀之、不暇、何反促促入塾就傅、自懷略通文字取悅兒心、而解斯結於焉、然仲君終以村女不合時、尚難與短大簪絳以女學生相擬、故恨緒之心、仍有加而靡已也、乃父抱孫心切、屢促爲之完婚、仲君以兄誼、尚推格爲辭、某歲秋父重以弟誼、促於嚴命、乃斯女、而萌志焉、一暮家庭寧命、亦由是而始矣、父探知厥故、

無可辭而勉從之、偶於花燭、乃劇人生快事、然此一對形式上夫

計妙逃捲

(花春

黑龍江之某衛、有某甲者、奉天人、現充某軍閥部下之軍官、財勢兩全、所轄部下頗虛、未免歎爲美中不足、乃適孟大子不差無後之訓、廣蓄姬妾、行樂非常、甲父抱孫心急、故對於甲之納寵之問題、並干涉、妾中某姬太奢者、出身平康之族、性情狂蕩、走心甚放、託名至杭州進香、乘車南下、將其所有首飾、盡七携而、即登廣告、



北平坤伶  
楊菊秋

黃石之謀夫奇案

(人仁)

黃岩東南鄉三甲牆地方，農民李某于去年聘定鄰村童氏女爲室，于古歷九月初五日迎娶成婚。該女年僅十五、情實未開、不知愛、于九日十四夜遽用剪割夫勢、其夫從夢中痛醒、已血流如注、大呼救命、經家人知覺、將女關住。習日送黃岩縣公署請訊。求按律懲辦。旋由審員出庭詳加訊問、該女供稱因夫年長、(二十三歲)夜間屢來糾纏、一時心神昏糊、誤認其爲奸、乘審員及旁觀者、咸掩首吐舌、詭爲世所罕聞、該女發押守、俟驗明其大傷痕、再行訊辦云。

到黃山去

(續)

把肚子裏搜索一下，也想不出來個妙計，我那父親，却扳起面孔催促着說：「怎麼不去呀？」手抬起來像要打我的樣兒。末奈何只得硬着頭皮進去了，沿路尋思，急的眼淚都出來了，我肚裏只得天祝地希，我立刻冒了什麼魔術，去拿筆的時候，先生不能聽見，我那就是如天之幸了，唉，思想失敗，我趑趄地跨進和門，先生的微笑地向我發話道：「金生！……來！……你到那裏去，我聽了這可怖的聲音，已經急的說不出話來，再期望先生微微裏面，像含着無上的尊嚴，我要發喘了罷，先生是不肯承認的，可憐也老人家第一道命令。」

（續）

（莊夢麟）

產了，和我水遠脫離關係了，或者在我批發下面加幾字變為妙計，批發所失敗者，或改為妙計失敗大家了，那末我幾年間學校的，被這黃山可惡東西斷送了，這是多麼可恨的一回事啊，同時，我又想到這黃山，為什麼生得這般美麗，使任何見了都



## 幕一之突衝肉體

口殊賞桂記

(續四)

我不名勝、自有清以來、首推南湖烟雨、然幾經

隱名劍俠

( 十二 )

著郎周小)

第二回

便上前回謝劉先行了一禮，謝劍先忙道：孫小姐不必客氣，彼此談了一壺、午餐後，那劍先便起身告辭，回同盤蛇鎮去了。老頭李良才自然不願在這裏過生活，也由幕面發給了他三百兩銀子，派人送他上山了。這裏幕面盜蔡天楠、孫小姐、陳大雷等一行八人，都很安逸的過這殘冬、時辰，瞬間逝去，又到新春，那幕面盜便蓄志，要找個良師傅授高深武藝，以便報仇。有一天，他便叫蔡天楠等，到面前，向他們道：現在我想重遊天涯、踏遍湖山，找一個異人來傳授武藝，以便報仇。這次仇一定要殺了這斷腸甘心，你們好好的把守山頭、做些行俠仗義的事，有難解的事，儘可到盤蛇鎮去請求謝兄，做事勤慎些。陳大雷可以管些外面打劫的事，但是須切富商、不能害貧民的。孫小姐就管些內務吧，妹妹你在這裏做監視的，我今日就要動了，回來的時間那是沒有一定的。蔡天楠、等聽了只是唯唯，又不能阻止他，下午他把行裝鑑定，佩好了寶劍，便告辭着走了，離別當然有許多悲慘形態，這也不在話下，幕面盜他獨自一人出山東境，一路上他便改了名，喚做蔡榮傑，在路上做出行俠的事，因為他的志在學術，所以急想訪聞異人異事，因此他到的都是通都大邑、繁華城市，是山西的太原、河南的開封、湖南的長沙，所遇到的都是些走江湖的三教九流，軋些綠林好漢、拳師劍客，但是無非騙去些錢，沒有一個值得一讀有本領人，結果已然像我、一無所成，到了這時他有些慌了，囊中的黃白物將罄一，不免叫起苦來，只得在晚上做些偷兒的拘當，日裏賣藝度生，這樣的一路走去，天天過去，又到了二三月的陽春天氣，

(未完)

口飲恨室詩話

《不恨王

吟詩祇要本人情，情到真時語自驚。我恐詞華情反隱，撤將兩手放空行。

無書無典並無師，擁被空床費臥思。天與窮愁作詩料，要教說到老嫗知。

秋柳

笛聲吹斷白門秋，瘦惹腰肢憊未休。見說徐娘今漸老，不知夫婿可封侯。

翠眉展展欲秋天，愁帶疏林一抹烟。張緒近來半折減，風雨泊板橋邊。

旅滬卽占

寂寞孤館地半弓，眼前車馬看匆匆。算來俱是大洲客，隔一重簾便不同。

題涵雨詩投

出水芙蓉絕世姿，騷壇步上少年時。人間喜道黃金貴，誰買江郎第一枝。

秋日旅校自傷

遠隔故鄉路五十，此間景物色多非。南來草鷓鴣心殊切，自恨無家任去飛。



◀景風之樹山▶

**景風之樹山**

影遮天、目光所射之處、蓋即朝思暮想、百不得遊之桂花林處也。余等所登之桂枝、雖曰巨幅、余舟十開陳得力、不十數分鐘、已至該處前川、斯時身臨佳地、覺香氣更濃、乃即相將登陸、復行數十武、始達目的地、入頭山門、則名滿渥杭之高挂兩株、已闖入眼簾、乃細細賞覽、樹高約一丈有餘、分植左右、左者名金桂、盤結五層、右者名銀桂、盤結彷彿真若金銀之樹、罕世奇物、恐舍此二株外、未必能多親見、常嚴密、然有時離樹數步之外、精力不能達、故難樹數步之外、結此可見受閱之遇、與主名貴之甚矣、余入地閣俗、得椅一枝、按步上、折紫金桂一枝、心中大悅、匆匆即下、但該處頭殿、因白洪楊劫後、無人修理、棟折榑斷、牆垣傾圮、該住持懇、游人踴躍已於前年卸去、余等略游二屋宇、極其宏大、氣象軒昂、光彩煥然、提問游者云、發起年後地名利金仙何來人、發起修好後之成績、此亦可見金老夫人之熱心公益、與夫保存名勝之一片苦心、余等生諒謝迴旋三匝、覺殿內精華、尚未盡吸、惟以久步多勞、大有行不得已而辭返之勢、持即以所需之物出、並備果盒烟茶酬敬、余等見其來意誠摯、均足、又得潤口、乃更隨心意、談所欲談、聞該庵建自宋代、而萬曆之金銀二柱、為明崇禎年間所植、有傳迄今、已四百餘年、則仍枝葉繁茂、無枯朽、有謂與未賊、一藏高人雅士、咸視為吟詠良地、不過于安而來者、夥能炎涼之慨、余等暢游半日、見天子謁晚、遂終香燭、辭別返舫、而舟子已將酒饋往安、乃聯袂入座、猜拳痛飲、時船下聲響翠集以觀、指天書地、議論紛紜、大抵近年、漁人稀少、此輩兒童、年齡幼稚、尚未達此盛況之所矜、次日有一老嫗、持和柿一筐、登舟兜售、余奮數購之、並分贈諸童、謝而各散、東行至玉泉寺、各歸、歸途、家、釣下、押成、留蟹爪



謝而玉免、  
東升始歸、  
各與書歸、  
家、鋤下、  
留筆記之、  
留鴻爪